

灵魂之伤 Des bleus à l'âme

Françoise Sagan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朱广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灵魂之伤 Des bleus à l'âme

Françoise Sagan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朱广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之伤/(法)萨冈著;朱广赢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60-1

I. ①灵… II. ①萨…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5403 号

Des bleus à l'âme

Françoise Sagan

© Editions Stock, 2009.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in 1972
by Editions Flammario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is arranged by Garance SUN.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3-611 号

特约策划:何家炜
责任编辑:夏宁
装帧设计:董红红

灵魂之伤

[法]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朱广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4.5 字数 70,000 插页 2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60-1/I·3983

定价:20.00 元

我曾说过灵魂并不优于肉体，
我也说过肉体并不优于灵魂，
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
比他自己更伟大，
无论是谁，无爱地走过咫尺，
便是穿着尸衣走向他的灭亡。

——沃尔特·惠特曼

一九七一年三月

我原想写：“塞巴斯蒂安^①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口哨，一边轻轻喘气。”此刻重拾起十年前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和他妹妹埃莱奥诺^②，——当然是戏剧人物，不过那是个轻松的剧本，我写的——并且让他们身无分文，但始终快乐，玩世不恭却腼腆羞怯，在一个自恨平庸的巴黎，徒然地想将自己“重塑”成莫里斯·萨克斯^③式的人物。不幸的是，巴黎的平庸，或者说我自己的平庸，已甚于我那多少有些疯癫的愿望，于是今天，我正在艰难地回想，“这个”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的。“这个”是一种否认、一种厌倦和一种存在方式所启发我的迂回外观，直到现在，出于某种强烈的原因，这种存在始终引诱着我。比原先更甚。我想那是在六九年，而我并不认为六八年的那些事件，那些冲动和那些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龄也不是问题：我三十五岁，身体健康，如果喜欢上某个人，那总的来说还过得去。只是，我再没有这种渴望了。我倒希望可以去爱，哪怕受伤，哪怕

① 塞巴斯蒂安，萨冈戏剧《瑞典城堡》中人物。——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② 埃莱奥诺，萨冈戏剧《瑞典城堡》中人物。

③ 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1906—1945），典型的纨绔子弟，著有《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等。

在电话的一头颤抖。或者，连续十次播放同一张唱片，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呼吸我所熟悉的、自然赐福的空气。“我对水的渴望被剥夺，对征服的渴望也随之失落。”我想这是布雷尔的一张唱片。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不管用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把这几页纸给我的出版人看。这并不是文学，不是一种真正的忏悔，这是一个因为害怕自己、害怕打字机以及一个个清晨和夜晚、诸如此类而敲着键盘的女子。也因为害怕其他人。害怕的情绪并不美好，这甚至是可耻的，我也不曾了解它。一切就是这样。但这个“一切”真是可怖。

在七一年春天的巴黎，我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听到、看到的都只是这样一些优柔寡断、惶恐莫名的人。也许是死亡总在我们周围兜来转去，我们也预感到了它，并没由来地觉得不幸。因为说到底，问题不在这里。死亡——我说的不是病痛——死亡，我看到它披着天鹅绒、戴手套，一身黑色，总之，无可避让、决绝无比。然而，我怀念那种决绝，就像十五岁时那样。不幸的是，我已体验过生命中的许多快乐，以至于这种绝对的观念在于我只能是一种倒退，一种软弱——这让我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骄傲，或许又是因为惶恐。死亡反倒是最微小的痛苦。

但事物的可怕之处在于：那些处处可见的无休止的暴力，那些误解，那些常常被视作正当的愤怒，那孤独，那种加速迎向灾难的印象。那些已经无法接受——因为人们是如此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灌输着——青春终有一天会消逝这一念头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三年前就开始竭尽全力拒绝衰老并且仍然挣扎其中的“成熟”

的人。还有那些想和男人平等的女人，一些人的雄辩的理由和虔诚的信仰，另一些人的无可避免的怪诞，他们却都还是人类，都臣服于同一个上帝，他们不想再信仰的、唯一的上帝：时间。可是谁还读普鲁斯特？

还有新的语言，沟通障碍，有时突然再现的人性的温情。很稀少。有时又是一张可爱的脸孔。疯狂的生活。我一直把这生活认作是一只母性泛滥的凶残牲畜。它是血腥妈妈^①、伊俄卡斯达^②和蕾阿^③，当然了，最终都会是：美狄亚^④。她将我们一扔，扔在这个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星球上——哦，最后的耻辱——当我说“耻辱”，我想的就真是“耻辱”二字，因为唯一的生命，唯一的思想，唯一的音乐，唯一的故事，终究都是我们的。而假如还有别的呢？假如我们的母亲，人生，这个无耻的骗子，在别处还有别的孩子呢？当“人类”，阿波罗的人类，投身到宇宙中，我确信他不是为了去找到他的兄弟。而是为了确认他没有兄弟，确认他将要度过的这不幸的七十年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段岁月是人生已经应许他的）。此外，只消看看“假定”的火星人的脸就足够了。为什么他们就必须又丑又矮呢，那些火星人？因为我们嫉妒。还有，“月球上没有草，对吧？”没有，“草可是属于我们的。”于是这个如此民族主义的、如此易受惊怕的可爱地球终于安心了，并立马愉快地自相摧残起来，将草从地表连根拔起，或

① 血腥妈妈，三十年代著名的贝克妈妈，是一个带着几名儿子打家劫舍的粗鲁寡妇。

② 伊俄卡斯达，古希腊神话中俄底普斯王的母亲。

③ 蕾阿，科莱特小说《谢里宝贝》中的女主人公。

④ 美狄亚，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

是用鲜血将之浇灌，用的是一样荒诞的动作。

还有所有这些关心“人民”，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蠢货，他们穿着那代表左派的小礼服的笨拙样子简直叫人可怜，这又着实令我们为之操心因而终究很是累人，可得要我们这些憎恨右派的人来维护他们，以防一个狂热的（或是一个冷静的）疯子真就把那可悲的礼服变成无法再穿的破烂布条。人民。

却不知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侮辱性，不知这个词里有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加一个孩子加一个男人，如此这般，不知道每个人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区分，包括他的深层次的期望，而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其能力所限，这“每个人”听不到、看不见也读不懂自己内心的愿求。萨特在笨拙却很有诚意地往酒桶上爬时，大概是明白这个的吧。狄奥根尼^①则在心底和每个人交谈。正是那些人，内心柔软且觉悟了自己这份柔软的人，被贴上了滑稽可笑的标签。好在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个有着犀利思想的人来说，作为笑料存在，“被恶搞”，都是值得骄傲的事。值得骄傲，却也令人不安——因为太太好了。这一点无论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应该都无法接受。（当然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对我来说，这方面的唯一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因此就是那样在谈论人生，而不是在谈论很快乐也很绝望的瑞典贵族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但我哪里知道呢？他可

① 狄奥根尼 (Diogène)，古希腊哲学家，犬儒派代表人物，主张完全自然而无所欲求的生活，其象征物为一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等。

能会回来，那么我就会讲述他的故事。这是我的职业，我写作，我喜欢，我以此为生且活得很好。依我看，人生带着点雌性动物的特质，它会像那些温柔而谨慎的母猫那样（这能确保我们过上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揪住几个幼崽的脖子领它们去散步。或者抓着它们的腰。并在这种失衡的姿势中故意寻求跌落，权作休憩，如今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这样。又或者是抓住一只爪子。让我们忘了那些为爱成痴的人，那些深陷圈套的人，那些病人膏肓者，和某些诗人。忘了他们。我却永远都忘不了诗歌，这其实很傻；我从来就只爱诗却从来也不会作诗。

然而，我本可以为了求快而去提到青草的气息，并把一篮子芳香的干草扔到这本玩世不恭的小说里，这么添上一章。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干了：起名字。因为当我扑入这草香中，将脸凑过去时，我立即就不得不给她一个称谓了：这是草香夫人。而大海，这疯狂的大海，我也该把它介绍给我的身体：这是你的好朋友，大海。身体认得她，但并不扑向她。我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带着一个坏脾气的孩子在维希散步：那孩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

“快跟杜邦夫人问好，她去年（或者十年前）在疗养的时候对你多好啊。”坏脾气的孩子拒绝了。有时他甚至拒绝爱情的气息，以及它的诱惑力。我的眼睛则惊恐地从报纸里那些美丽的彩色广告上移转开，广告里头有轻抚着红色岩礁的透明海水，齐整完美的沙滩，往返一千三百五十法郎。“哦，他们就去那儿好了，”我那法西斯般蛮横的身体叹道，“他们全都一窝蜂去那儿才好，去晒日光浴，去尽情地玩，那些地方曾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的

爱，我的猎物。他们甚至可以一直在那儿待下去。地中海俱乐部万岁。打倒那片同名的海！让那可怜的小疯子和年轻干部、老干部、还有一同露营的人尽情玩耍吧！我呢，则不再赞颂那海了，我会忘了它；而要是我凑巧在某个合适的日子经过那里，比如在四月份，我会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或者一只手伸进水里，微微瑟缩着。它和我，曾多少次……”多么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衰老：不再认得亲人了。而对于那些十五年来一直追随我、不离不弃的个体，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时常回他们那儿去睡觉或是成长，我现在却要逃离他们，就好像我突然又被重新安置到了艾吕雅所说的这个身体上：“消瘦而自负的身体，我童年时的小牺牲，这狂热而娇小的身体。”

二

塞巴斯蒂安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轻轻喘气。七楼对他来说还是太高了点。妨碍他的倒不是他的体重，而是近些日子消耗的那万来支烟，万来杯各种不同的酒，酒的种类之多想来都让人发笑。事实上，他可能还倾向于根据喜欢的那些酒、而非他那些女人来区分出最近这些年的日子。这么一来，“尼格罗尼”年就可以对应海达；“干马提尼”年虽然持续时间稍长些，但可以对应上玛丽艾拉·德拉。在巴西度过的“朗姆酒”年则与安娜-玛丽相对应。天哪，他可真够乐的！其实说到底，他既不是情场高手，也不是酒鬼，只是一个女人对应一杯酒的组合让他着迷。不管怎么说，是他妹妹埃莱奥诺一直主宰着他的人生。那可是他妹妹，她呢，要不没酒可对，要不就能对应上所有的酒。无论如何，没有了她的人生，没有了她的酒，就只是一杯白开水。其实，生活可以这样被一个人限定还真是容易，这个人既是他的奴隶，又是他自己——不管他对此作何评论。她时不时地会烦躁不安，结婚，消失不见，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混乱，经过一些纠葛——她只会在很久以后才会对他讲述这些，一边还疯狂地大笑——她又会回到他身边。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筋疲力尽还是神采奕奕，忧伤还是快乐，却总是疯疯癫癫、无与伦比、美丽的埃莱奥诺，他的妹妹，又回到他身边。

那一次，两人刚在斯堪的纳维亚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们在那儿住在埃莱奥诺某个丈夫的家里。兄妹俩的处境很是糟糕。塞巴斯蒂安的一个旧友此时借给他们这套位于花园街的两居室，这实在是天降奇迹。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应该也没什么钱了，口袋里也没有了。埃莱奥诺很快把两三件华丽的首饰交给他，因为她什么也不看重，但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此外，对一个女人来说，首饰可是一张王牌。

塞巴斯蒂安按响门铃，她立刻给开了门，穿着睡衣。

“哦，可怜的孩子，”她边说边把他扶到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上，“哦，在楼梯吹口哨的可怜孩子，都这年纪了……我听见你上楼，正担心你会不会摔倒呢。”

他把手放在心口上，神情沮丧。

“我老了。”他说。

“我呢（她笑了起来），刚上楼梯时，我是伊莎朵拉·邓肯^①，轻松得像飞起来一样，到楼上呢，就是法兹·多米诺^②了。你找到什么人没有？”

“什么人”是指某个天意命定的人，他鉴于他们的魅力、滑稽和幸运而跑来扶助兄妹俩一阵子。这样的人在他们生活中还从来没有短缺过，而且一般是塞巴斯蒂安发现他们的，埃莱奥诺则像她方才说的那样，懒得往外跑。

① 伊莎朵拉·邓肯 (Isadora Duncan 1877—1927)，美国女舞蹈家、编导、教师，现代舞的先驱。

② 法兹·多米诺 (Fats Domino)，生于1928年，美国新奥尔良流行乐手，曲风慵懒随意。

“一无所获，”塞巴斯蒂安道，“阿尔图罗在阿根廷，维拉威尔一家度假去了；至于尼古拉么，信不信由你，他居然在工作。”

埃莱奥诺眼里流露出一丝怀疑和略微反感的神情。（工作可从来不是他们冯·米尔黑家的强项。）

“这是个什么城市啊，”她说，“不过，我倒是有个好消息，我可以随便怎么穿。让那些时装设计师都见鬼去吧：一块窗帘布，几条裤子，我那些参加晚宴才戴的首饰，全都可以搭在一起。我上街看过了。只要我不忘了自己已经三十九岁就成啦……况且，还不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很好，”塞巴斯蒂安说，“对此我向来没怀疑过。”

他是对的：修长的腿，苗条而健美的身躯，轮廓分明的脸，高颧骨，清澈的吊梢眼，埃莱奥诺依然很美。他呢，在那张和他妹妹一样骨感的脸上，总是一副温柔而怀疑的表情。没事，他们会有办法的。他伸了个懒腰。

“烦人的是，这里似乎是男人更紧俏。看来我必须得献身了，甚至可能赶在你之前。”

“不错不错，”她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尼古拉说的。似乎有很多倦怠厌世的男人彼此做爱，女人们则招摇过市，大肆寻觅猎物。等她们安静下来，则有大学生们取而代之。啊，如今当个寄生虫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不要讲什么寄生虫。你瞧，巴黎多美。”

他把胳膊支在她旁边的窗沿上。一道玫瑰色的光线投射在对面的墙上，他们周围的所有屋顶都反射出耀眼的光。一股从卢

森堡公园飘来的清新泥土的气息盖过了汽油蒸汽的味道。他笑了起来：

“如果你把窗帘穿在身上，我就可以留长发了吧？”

“那你就赶紧吧。你离脱发可不远啦。”

他在她腿上轻轻踢了一脚。他这就再无一点烦恼了。

或许，我终究是该将这两个小朋友的故事写成一出戏。这些实在不太像是一个小说的开头。或许我本该——怎么说来着？——“活灵活现地”描绘我的人物和布景。尤其是布景，要比较简短。但布景着实又很让我厌烦，不像有些作家能从中感到一种那么细致而饶有趣味的快乐，以至于我简直会为了他们而幸福微笑。在这点上，显然我就得复看一遍：七层楼，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一些屋顶（处在七楼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并没有多少。其实，我的主人公拮据而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在这“七层楼”中就表现得很充分了。我一直都讨厌楼梯：上楼我会气喘，下楼我会晕眩。（我曾因为五层楼梯而抛弃某个人。他对此一直不知情。）在把我的个人厌恶转嫁给冯·米尔黑兄妹的同时，我又让他们处在一间空公寓里，算他们倒霉。他们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布景了。现在我又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养他俩的人，这个人还不能保守得可笑。我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富人们成天嚷着他们没钱，穷人们没钱却说得更轻些；然后还有税收，等等。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外国人。法国在一九七一年时就是这个情况。考虑到故事的逼真性，我将不得不让一个外国人来支持我那迷人的冯·米尔黑兄妹。最好是定居在瑞士的。这对我的民族自尊心是

种冒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让埃莱奥诺到玛丽·玛蒂娜那儿^①或成衣商店去干活。这就好比把塞巴斯蒂安投进金融业或证券市场一样。他们两个都会因此而死去。和我们认为的正相反，懒惰是一种和工作一样暴力的迷药。如果让一个工作狂停下来，他可能就会变得虚弱，消沉，消瘦，等等。而一个懒人，一个真正的懒人，在几个星期的劳作后，也会陷入某种“缺失”状态。他会变得虚弱，消沉，消瘦，等等。我可不会让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在工作时死去。人们对我这无所事事又腻烦一切的小世界已经责备得够多的啦，叽哩呱啦的；但我不能为了这个理由就将这两个疲累的瑞典人牺牲在批评的祭坛上。也许以后在另一本书里（如果上帝和我的出版人给我机会的话），在另一些人物身上，我会考虑这些。有一天，我会谈论工资单、按揭买车、电视机和普通人。如果历经种种遭遇后还有普通人的话。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开着小金属盒一样的车，因交通堵塞而滞留在这长久以来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却暗自窃喜。他们在办公室和家之间要花上一到一个半小时，却还很高兴。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在他们的小盒子中，他们是**独处**的。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们，和他们说话，或者按心理学家的说法，“侵犯”到他们。这一点，是可以得到某个上班的男人或女人承认的……小汽车，就是庇护所，是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是母亲的怀抱，等等。是的，对我来说，星期天人

① 玛丽·玛蒂娜 (Marie-Martine)：1943年上映的影片《玛丽·玛蒂娜》中的女主人公，导演为阿尔伯特·瓦伦丁 (Albert Valentin)。影片讲述了一个小说家以他在现实中遇到的一个女孩的曲折生活经历为素材撰写小说，却因此在女孩的生活中引起更多波折的故事。

们拿着专用的小抹布擦拭的不可能是一个攻击性的器具，这是他们的孤独，他们唯一的奢侈。

要当心快乐。我警惕着这份甜美的欢欣，这种情绪会残忍地离开，又会在两三章之后重新俘获作者，并让他嘀咕着说出这样一些话：“瞧瞧，机器重又恢复运行啦！”或者“瞧瞧，重新上路啦！”诚然，这不过是些技工式的朴实话语，但有时后面还会跟着这样的话：“瞧瞧，我不必自杀咯。”（更为抒情的句子，但有时是真实的。）创作者就是这样脱离原本的轨道的，他因为发出了不和谐音而和他的同班同学们，和其他的人类，区别开来了。这份欢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地基已打好”（总是拿这些具体行当的术语来作参照），于是在这些情况下，在经历过这些巨大的恐惧之后，为什么不去散会儿步呢？尤其要是个人烟稀少、却充盈着三月里斜斜的温暖阳光的多维尔^①正近在咫尺。前天，在看着灿烂星空下的这些黑乎乎的、孤独的房子时，我明白了这片大海为何孤单得如此得体（由于温度的原因，我和拉芒什海峡之间从未有过亲密接触），明白了为何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在冬天把他们的摄像机和演员带来这里。我同时对自己说，我再也受不了电影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海滩上奔跑的镜头，就像受不了两个人（或十二个人），无论是男是女，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床单多少又拉开着的镜头。我立即就要提醒那些喜欢放荡情节的人：这部小说里不会有一丁点这类描写。至多只有这样的：“这天夜里，埃莱奥诺没有回家。”说到底，这是事实！

① 多维尔（Deauville），位于法国下诺曼底大区的著名海滨度假胜地。

他们在那疯狂的夜晚做了什么，在黑暗中小声说了些什么，又有哪些“秘密”，那关于身体之爱的巨大秘密？暴力，美丽，对快乐的敬意，这些都在哪里？我们看见一位夫人，闭着眼睛，头在床上从左扭到右，然后是一个可怜男孩的侧脸和健美的脊背，他在有节奏地摆动着，而我们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等着他们完事。我们居然还会为此而羡慕那些人：这至少让他们得到消遣了。而现如今，所有这些不由分说就向我们扑面砸来的大堆大堆的肉体，棕黑色的，雪白的，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真是令人厌烦！身体，和它带来的快乐，竟也成了消费的商品。可怜的人们……他们以为摧毁了一些可笑的偏见，实则却损害了一个绝妙的神话。我时不时地会忘记写：“我又跑题了”，这是对读者的古老礼仪，但这里又显得愚蠢，因为我本就是打算跑题的。此外，这些冒冒失失的情色故事已经使我抓狂。我还是再去看看我的冯·米尔黑兄妹吧，“他们经常做这种事情，但他们从不谈及”。